

《水浒传》第三回

拳打镇关西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

内容提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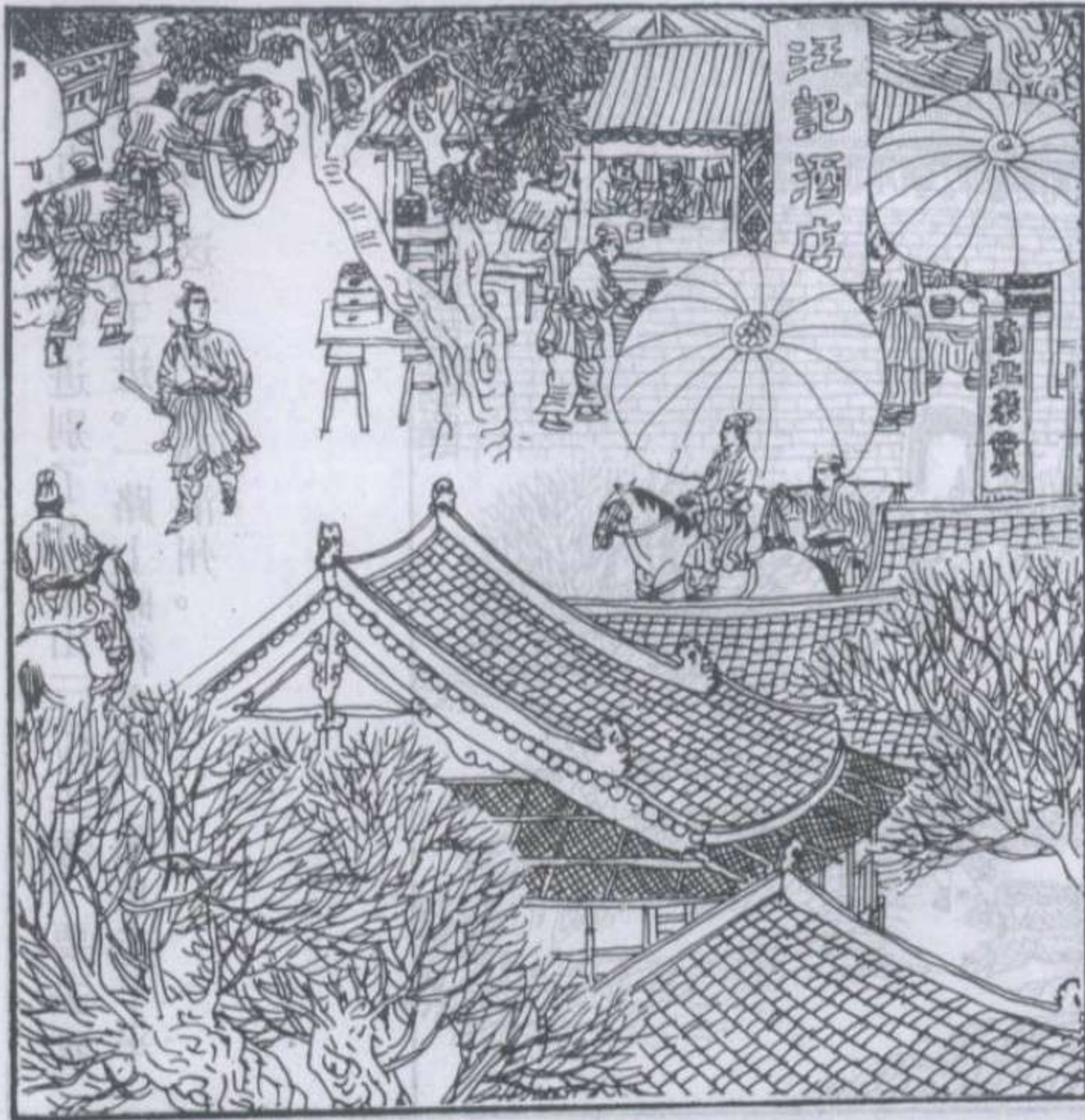
史进去延安府寻师父王进，在渭州结识了鲁达。一日，两人在酒楼中饮酒，获知金老父女受屠夫镇关西的欺侮，鲁达要为金老伸冤，便去郑屠肉铺，三拳打死了郑屠。事后，鲁达亡命雁门县，在那里邂逅金老，为金老所救。

拳打镇关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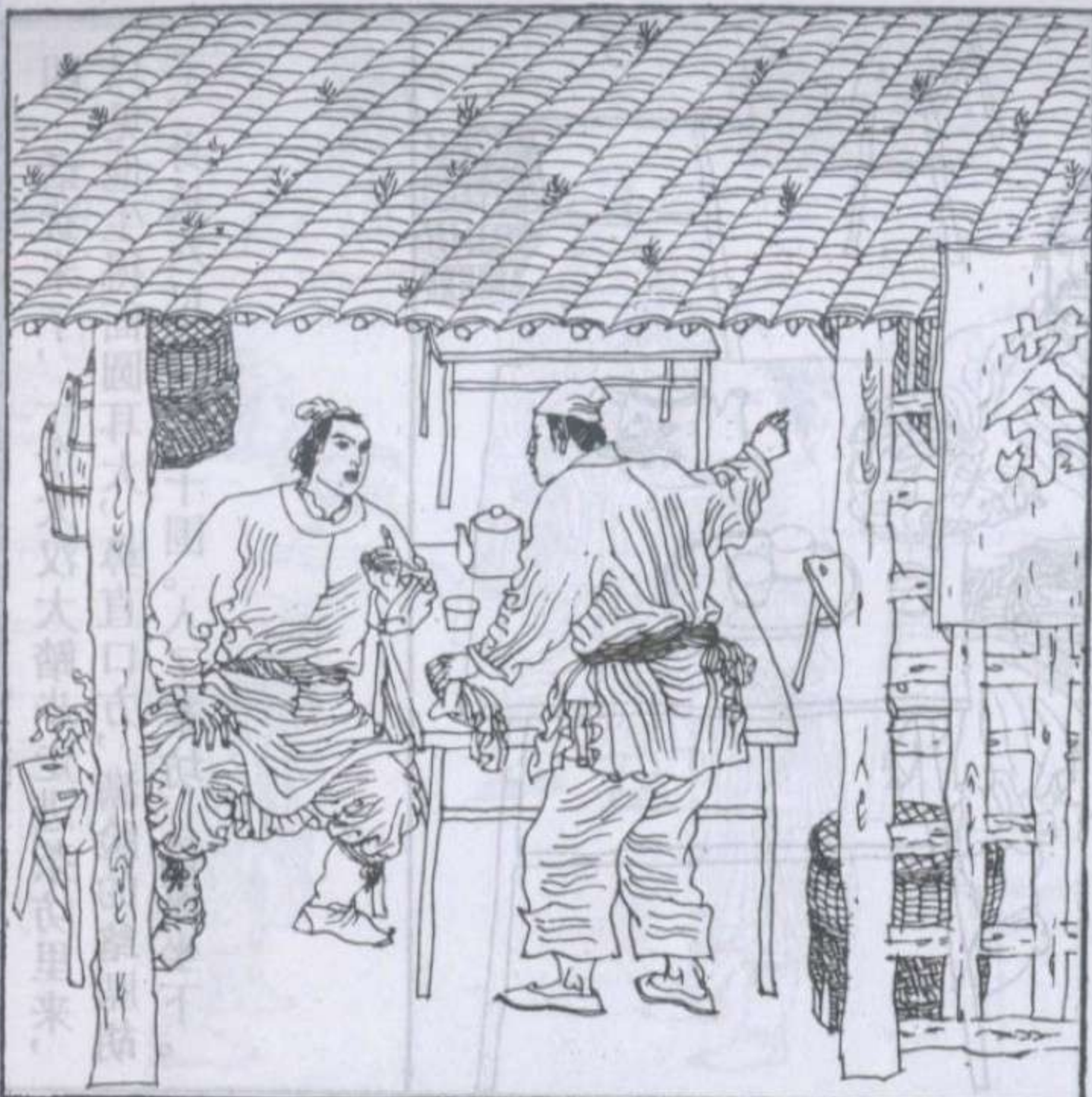
一 九纹龙史进别了九华山三位头领，要去延安府寻师父王进。一路上晓行夜宿，独自走了半个多月，这一日来到渭州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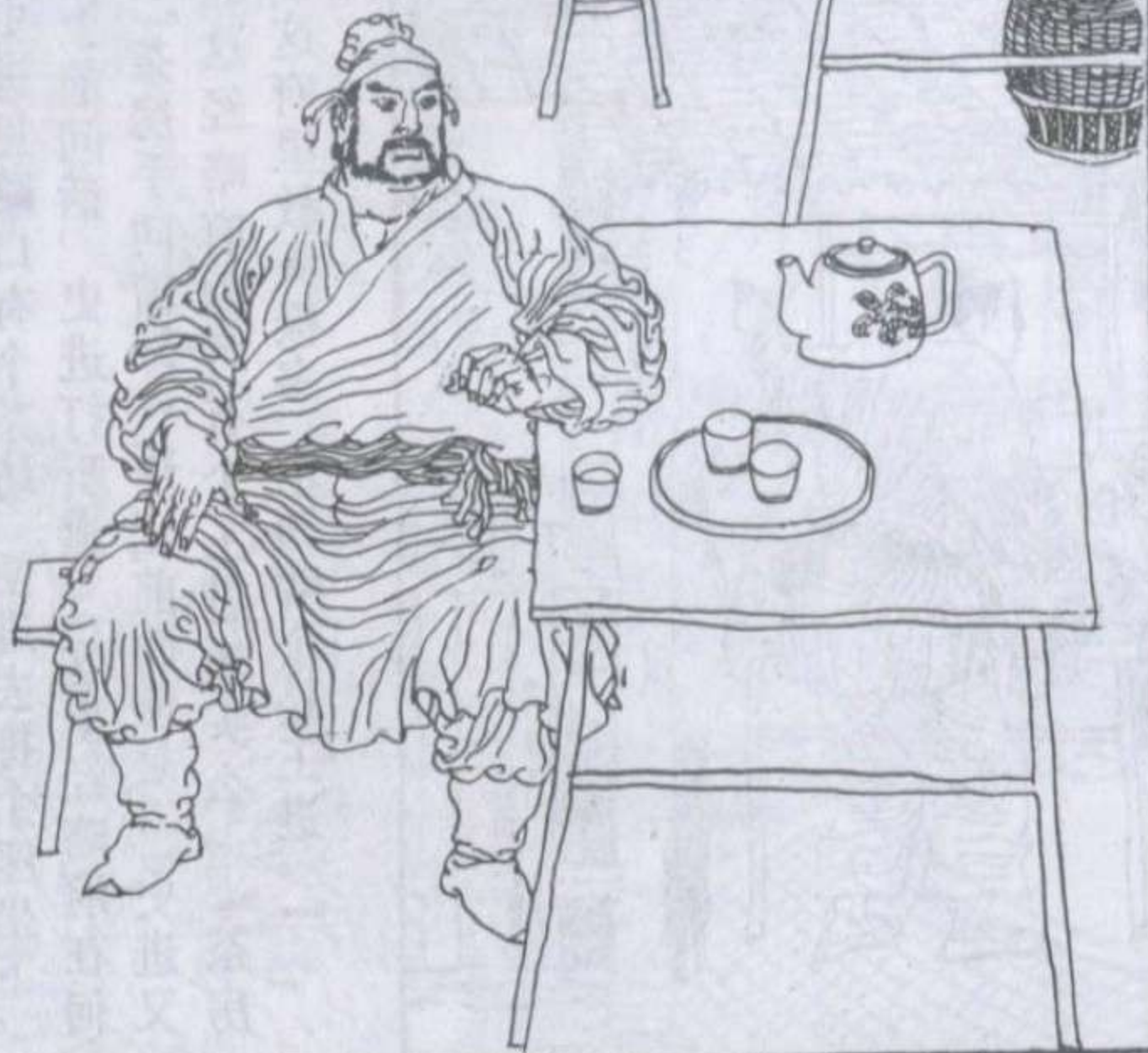
二 这渭州也有个经略府。史进心想，莫非师父王教头就在这里？便进了城门。但见六街三市，百肆杂陈，也甚热闹。



三 史进见路口有个茶坊，便进去拣个座坐下。茶房上前问话，史进打听道：『这里经略府在何处？』茶房手向窗外一指：『前面便是。』史进又问：『这经略府内可有个王进教头么？』茶房道：『这府里教头极多，不知哪个是王进。』



四 话犹未了，一个大汉大踏步走进茶坊里来，
只见他生得面圆耳大，鼻直口方，满脸的络腮胡
子，身長八尺，腰闊十围。入了茶坊，拣座坐下。



五 茶房对史进道：『客官要找王教头，只问这个提辖（州中的武官），便都认得。』史进忙起身施礼道：『官人请坐拜茶。』那汉子见史进身材魁伟，像条好汉，便也与他施礼。



六 两人坐下，史进道：『小人大胆，敢问官人高姓大名？』那人道：『洒家是经略府提辖，姓鲁，讳个达字。敢问阿哥尊姓？』史进道：『小人是华阴县人氏，姓史名进。敢问官人，原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可在这经略府中？』



七 鲁达道：『阿哥莫非九纹龙史大郎？』史进拜道：『小人便是。』鲁达连忙回礼道：『久闻大名。你要找的王教头，听人说在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处。俺这里是小种经略相公镇守。常听人说起你的名字，且和我上街吃杯酒去。』



八说罢，便挽起史进的手，出茶坊来。上街行得三五十步，见前面空地上有一簇人围着。史进道：「兄长，我们过去看一看。」便大步走去。



九 两人分开人群一看，人圈内站着一个人，仗着十几条棍棒，地上有一只盘子，里面摊着十数个膏药，插了把纸标儿。原来是个使枪卖药走江湖的。



一〇 史进见了那人，忽然叫道：『师父，多时不见。』那人抬头见是史进，忙回道：『贤弟，如何来到这里？』鲁达便问史进如何认得那人，史进说是教他练武的第一个师父，唤做打虎将李忠。



一一 鲁达见是史进的师父，上前拉着李忠的手道：「既是史大郎的师父，同洒家去吃三杯。」李忠拱手道：「请提辖和贤弟先行，待小人卖了膏药，讨了回钱，便寻将来。」



一二 鲁达是个火爆性子，哪容李忠这般噜苏，把那看的人，一推一趄，骂道：『还不快撒开，不去的，洒家要打了！』众人见是鲁提辖，一哄而散。



一三 李忠见鲁达凶猛，敢怒而不敢言，只得陪笑道：『好性急的人。』当下收拾了行头药囊，寄顿了枪棒，跟了鲁达走。



一四 三人转弯抹角，来到州桥下有名的酒店
潘家楼。上楼拣个干净阁儿坐下。鲁达坐了主
位，李忠对席，史进坐在下首。



一五 酒保认得鲁达，忙上前问道：『提辖官人，打多少酒？吃什么菜？』鲁达道：『先打四角酒，店里有的菜只顾卖来，一发算钱给你。』酒保答应着去了。



一六 只顧賣些些菜。三个好汉吃酒。肉

一六 木一时，酒保便烫酒上来，但是好吃的肉食，只顾搬将来摆了一桌子。三个边饮边说些闲话，较量些枪法拳术。



一七 正说到兴头上，忽听隔壁阁子里有人哽哽咽咽啼哭。鲁达焦躁，把碟儿、盏儿，都丢在楼板上。



一八 酒保听得，慌忙上前来，看时，见鲁达气愤愤地，忙陪笑道：『官人要甚么，尽管吩咐。』鲁达道：『洒家要甚么？俺又不少你酒钱，做甚么教人在间壁吱吱地哭，搅俺弟兄们吃酒？』



一九 酒保忙解释道：『官人息怒，小的怎敢教人啼哭，打搅官人吃酒。那哭的是卖唱的父女两人，不知官人在此地吃酒，一时想起苦楚，因此啼哭。』鲁达道：『可是作怪！你与我唤得他来。』



来，前面一个十

二〇 不多时，酒保引着两个到来：前面一个十八九岁的妇人，背后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儿，手里拿串拍板，都来到面前，那妇人拭着眼泪，向前来深深道了三个万福。那老儿也都相见了。



二一 鲁达问道：『你两个是哪里人家，为甚啼哭？』那妇人凄然道：『奴家是东京人氏，半年前同父母来此投奔亲眷，不想搬移南京去了。母亲在客店染病身故，我父女二人便在此流落。』



二二二『不料此间一个财主，叫「镇关西」郑大官人，见奴有几分姿色，便强媒硬保，要奴作妾。无奈立了一张典身文书，谁想他家大娘子容忍不得，将奴赶将出来。当初典身钱未得一文，如今又要无理索要典身钱，我们哪里有钱还他。』



二二二『不料此间一个财主，叫「镇关西」郑大官人，见奴有几分姿色，便强媒硬保，要奴作妾。无奈立了一张典身文书，谁想他家大娘子容忍不得，将奴赶将出来。当初典身钱未得一文，如今又要无理索要典身钱，我们哪里有钱还他。』

二二二『不料此间一个财主，叫「镇关西」郑大官人，见奴有几分姿色，便强媒硬保，要奴作妾。无奈立了一张典身文书，谁想他家大娘子容忍不得，将奴赶将出来。当初典身钱未得一文，如今又要无理索要典身钱，我们哪里有钱还他。』

二三『因父亲自小教得奴家些小曲儿，没奈何，只好到酒楼赶座子卖唱，每日所得，大半还他，留少许勉强度日。这两日酒客稀少，怕违了钱限，受他羞辱。俺们想起这苦楚来，因此啼哭，不想触犯了官人，望乞恕罪。』



二四 鲁达问道：『你姓甚么？在哪个客店住？那镇关西郑大官人是谁，住在何处？』老头答道：『小人叫金二，孩儿小字翠莲，住在东门里鲁家客店；郑大官人便是此间状元桥下卖肉的郑屠，绰号镇关西。』



二五 鲁达听了，拍桌而起：『呸！俺只道哪个郑大官人，原来是杀猪的郑屠。这个腌臢泼才，投托俺小种经略相公门下做个肉铺户，却这般欺负人！』回头对李忠、史进道：『你两个且在这里，等洒家去打死了那厮便来！』



二六 史进、李忠抱住他劝道：『哥哥息怒，明日再去理会。』鲁达哪里肯依，三回五次，方将他劝住。



二七 鲁达又道：『老儿，洒家与你些盘缠，明日回东京如何？』父女俩含泪谢道：『若是能够回乡去，便是再生父母。只是店主人如何肯放？』郑大官人须着落他要钱。』鲁达道：『这个不妨，俺自有道理。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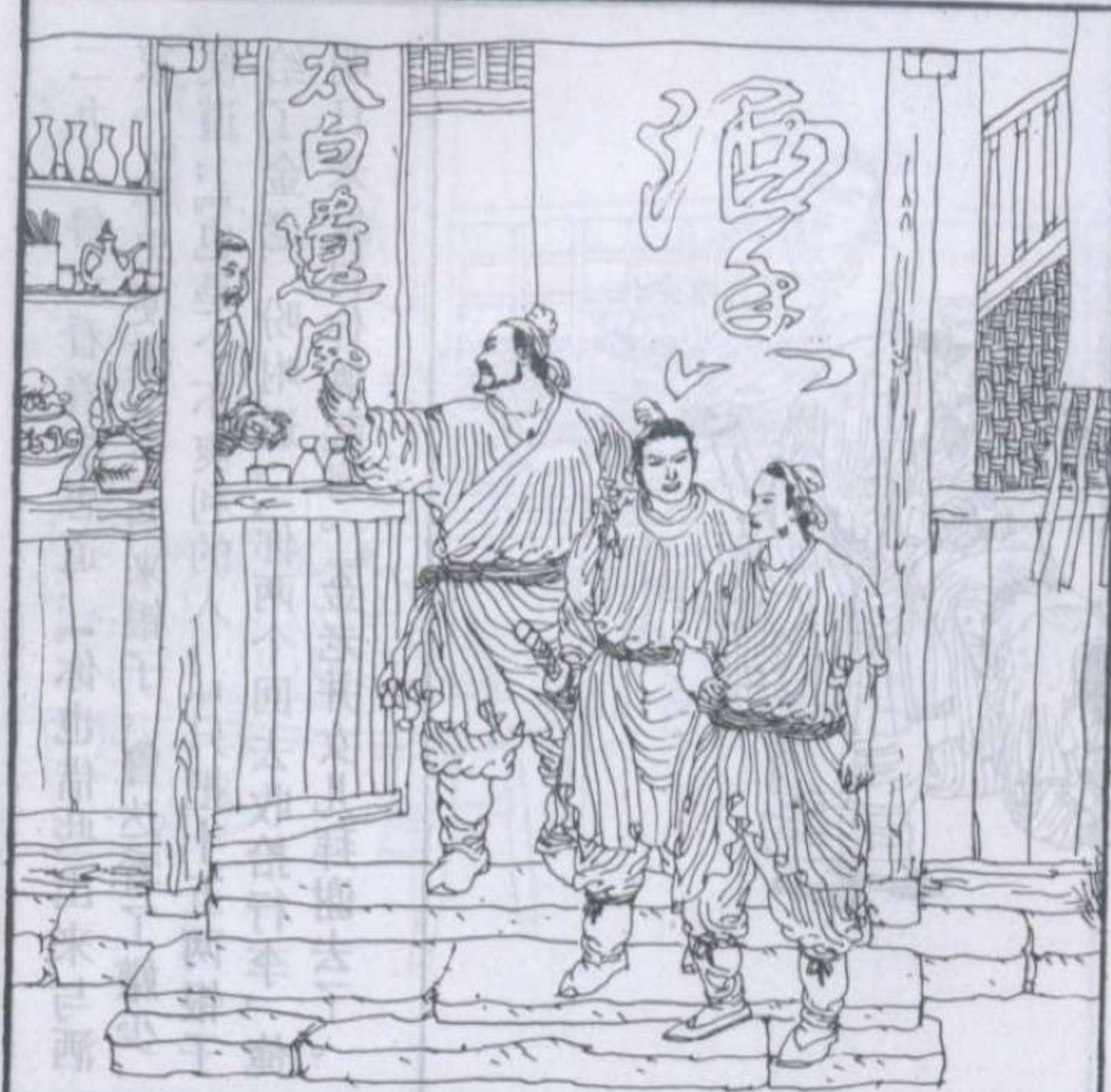
二八 鲁达去身边摸出五两多银子，放在桌上，看着史进道：『洒家今日不曾多带得出来，你有银子，借些与俺，明日便送还你。』史进道：『做甚么要哥哥还！』去包裹里取出一锭十两银子放在桌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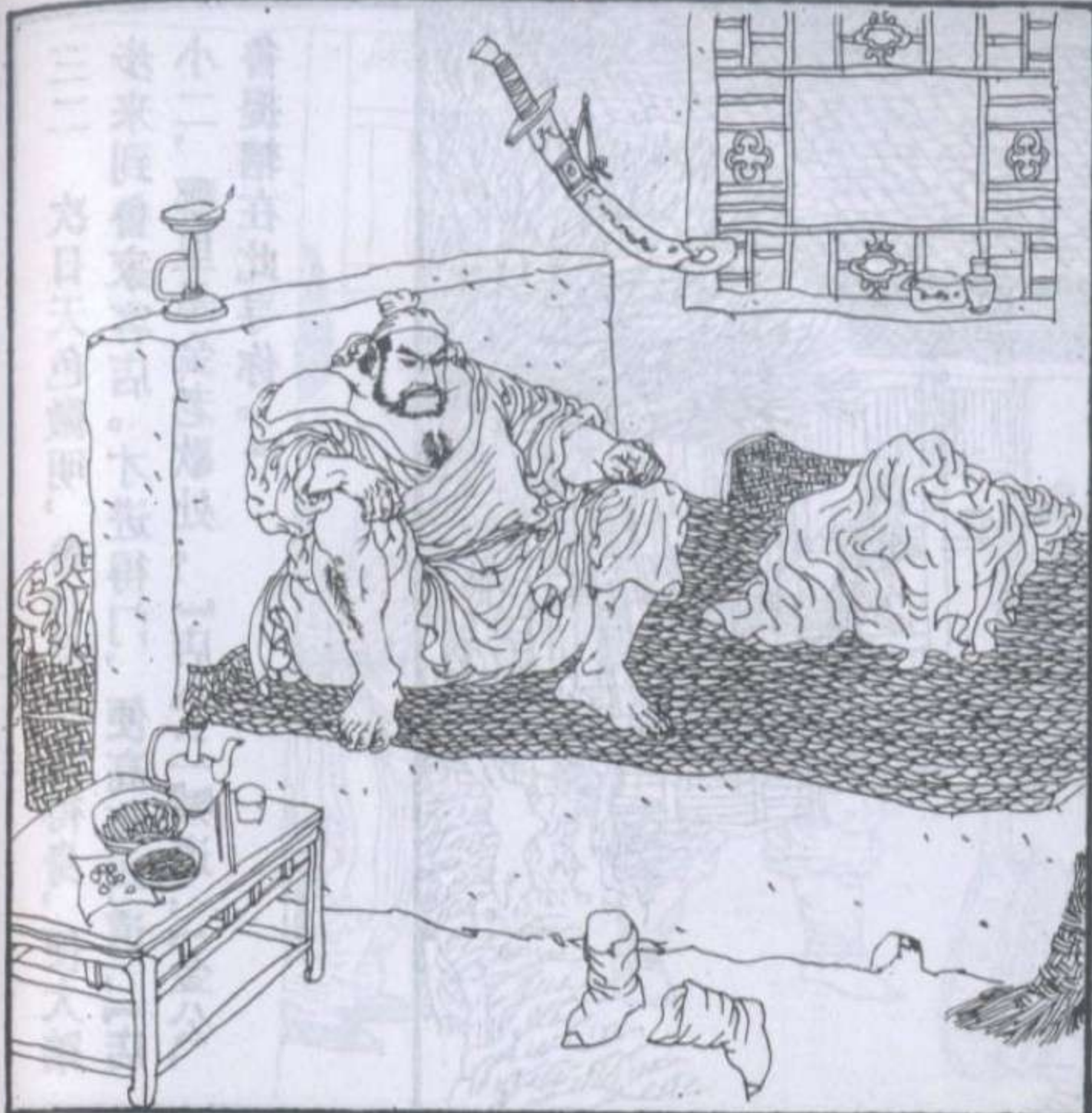
二九 鲁达看着李忠道：『你也借些出来与洒家。』李忠便摸出一二来银子。鲁达看了嫌少，便道：『也是个不爽利的人！』只把十五两银子给了金老，吩咐道：『你两个回去收拾行李，俺明日来发付你俩起身。』金老并女儿拜谢去了。



三〇 鲁达把那二两银子丢还了李忠。三人再吃了两角酒才下楼，鲁达叫道：『主人家，酒钱洒家明日送来还你。』主人家连声应道：『提辖只顾自去，但吃不妨，只怕提辖不来赊。』



三一 三人到街上分了手。史进、李忠各自投客店去了；鲁达回到经略府前的住处，晚饭也不吃，气愤愤地睡了。主人家又不敢问他。



三二 次日天色微明，鲁达早早起得身，便大踏步来到鲁家客店。才进得门，便高声叫道：『店小二，哪里是金老歇处？』店小二喊道：『金公，鲁提辖在此寻你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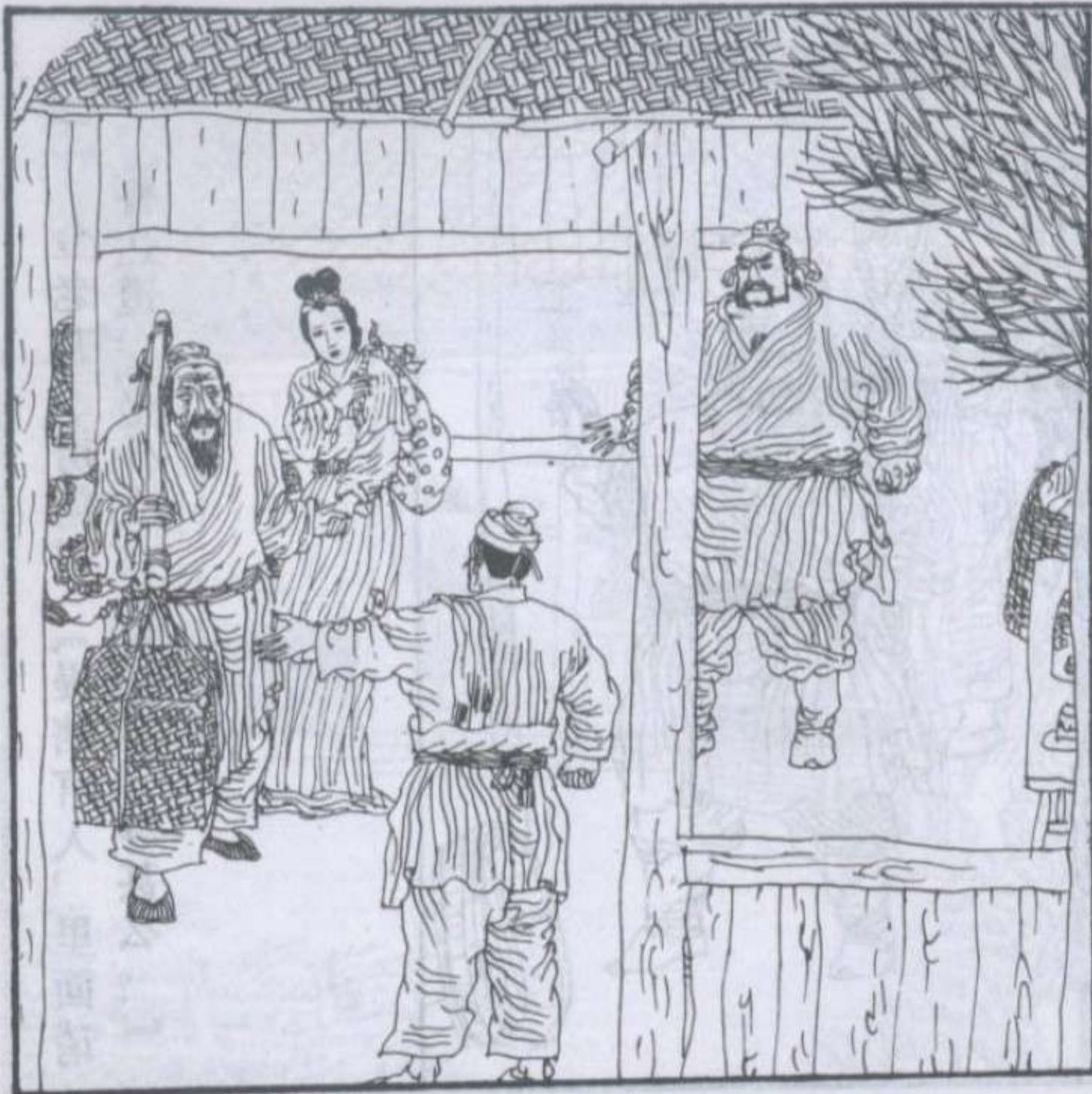


三三 金老开了房门道：『提辖官人，里面请坐。』鲁达道：『坐什么？你去便去，等甚么？』



金老开了房门道：『提辖官人，里面请坐。』鲁达道：『坐什么？你去便去，等甚么？』

三四 金老引了女儿，挑了早已收拾好的行李，
谢过鲁达，便待出门，店小二拦住道：『金公，哪
里去？』



三五 鲁达问道：『他少你房钱？』店小二道：『房钱昨晚算清了，只是郑大官人的典身钱，着落在小人身上。』鲁达道：『郑屠的钱，洒家自还他，你放这老儿还乡去。』那店小二哪里肯放。



三六 鲁达大怒，伸手一巴掌，打得店小二口中吐血；再复一拳，打落两只门牙。



三七 店小二爬将起来，一溜烟跑向店里去躲了。店主人哪里敢出来拦他。金老父女两个忙忙离了店中，出城自去寻昨日雇下的车儿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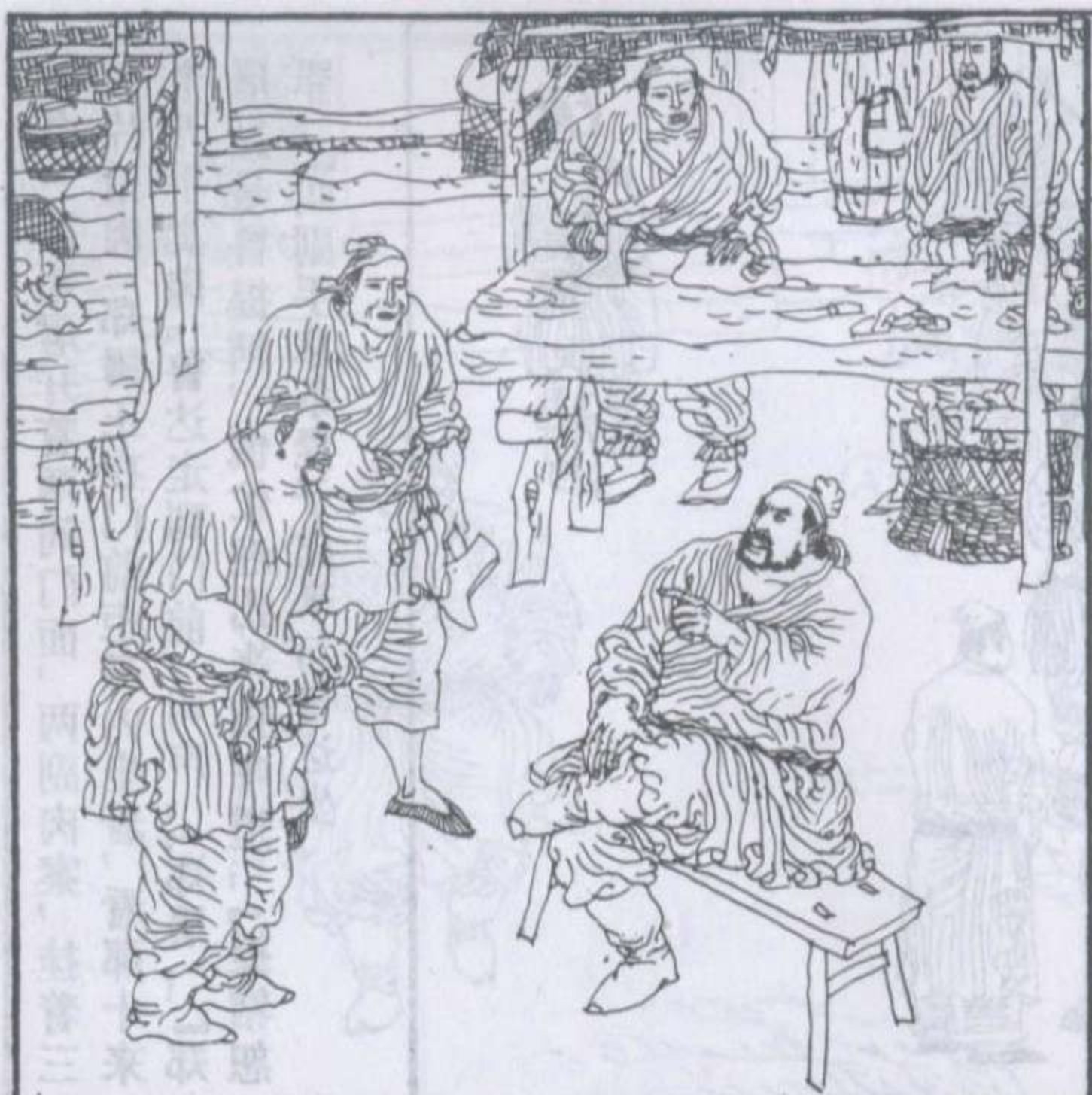
三八 鲁达恐怕店小二赶去拦截，去店里拾了条凳子，坐在店门口。过了两个时辰，约莫金家父女去远了，方才起身，径往状元桥来。



三九 那郑屠开着两间门面，两副肉案，挂着三五片猪肉。郑屠正在门前柜身内坐着，看那十来个刀手卖肉。鲁达走到门前，叫声：『郑屠！』郑屠见是鲁提辖，慌忙迎出来招呼道：『提辖恕罪。』叫副手拿条凳子出来与鲁达坐。



四〇 鲁达坐下道：『奉经略相公钧旨：要十斤精肉，切成末子，不要半点肥的。』郑屠便吩咐伙计：『你们快选好的切十斤来。』鲁达道：『不要他们动手，你自与我切。』



四一 郑屠连声道：『说得是，小人自切便了。』
便去肉案上拣了十斤精肉，细细地切起来。



四二 这时，那店小二用布包着头，来郑屠家报说金老之事，却见鲁提辖坐在肉案门边，不敢走近，只得远远地立住，在房檐下张望。



四三 这郑屠切了半个时辰，方才切完，用荷叶包了道：「提辖，教人送去？」鲁达道：「送什么？且慢！再要十斤肥的，不要半点精的在上面，也要切成末子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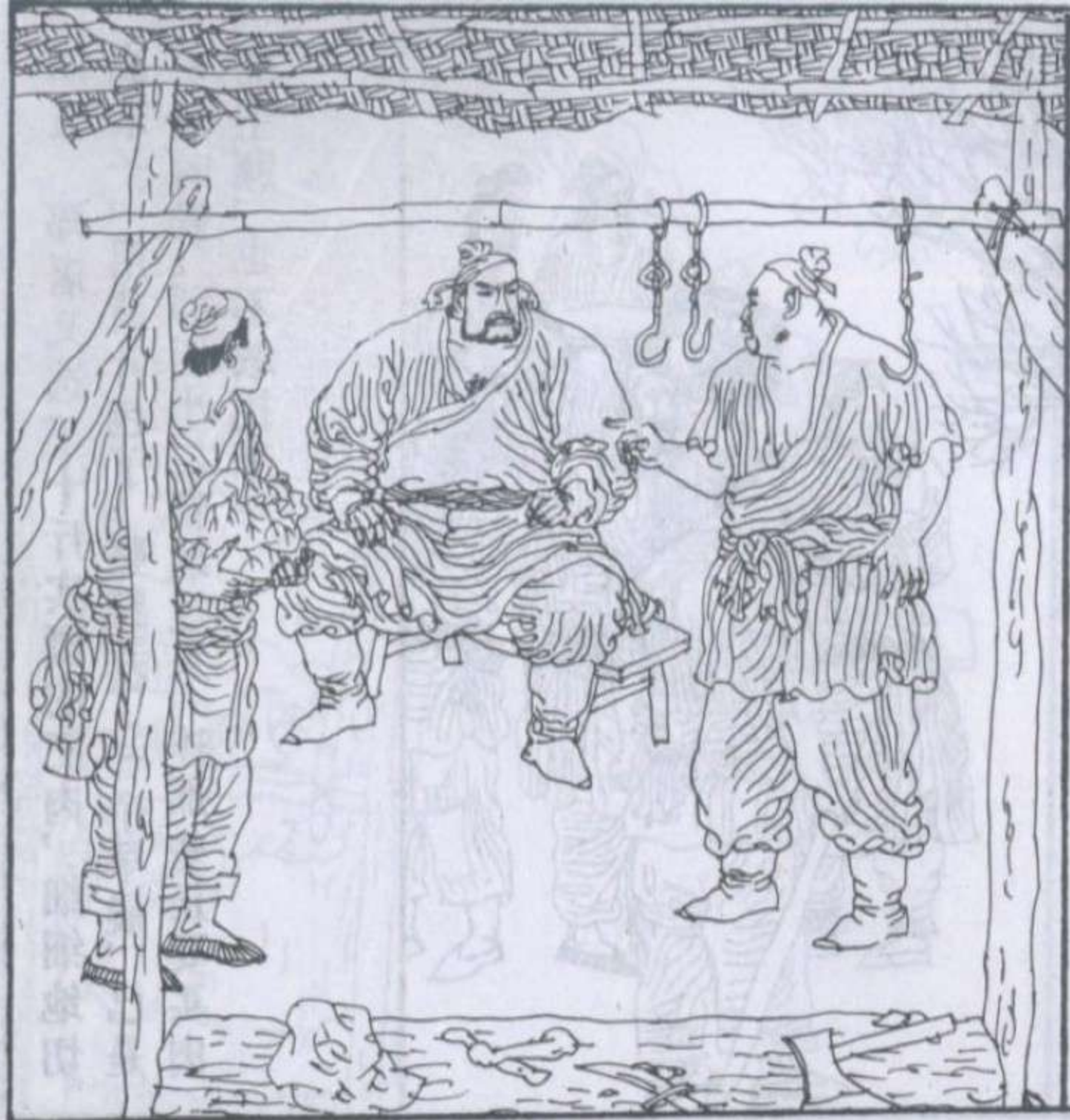
四四 郑屠道：『方才精的，怕是府里要裹馄饨，肥的何用？』鲁达睁着眼道：『相公钧旨吩咐洒家，谁敢问他？』郑屠不敢分辩，说道：『是合用的东西，小人切便了。』



四五 郑屠又选了十斤实膘的肥肉，细细地切成末子，用荷叶包了。整整弄了一个早晨，已是午饭时候。那店小二哪敢过来，连那些正要买肉的主顾，也不敢拢来。



四六 郑屠道：『着人与提辖拿了，送到府里去？』鲁达道：『再要十斤寸金软骨，也要细细地剁成末子，不要有半点肉在上面。』郑屠道：『却不是特地来消遣我！』



四七 鲁达听罢，跳起身来，两包肉末拿在手里，睁眼看着郑屠道：「洒家特地要消遣你！」把两包肉末，劈面打过去，却似下了一阵「肉雨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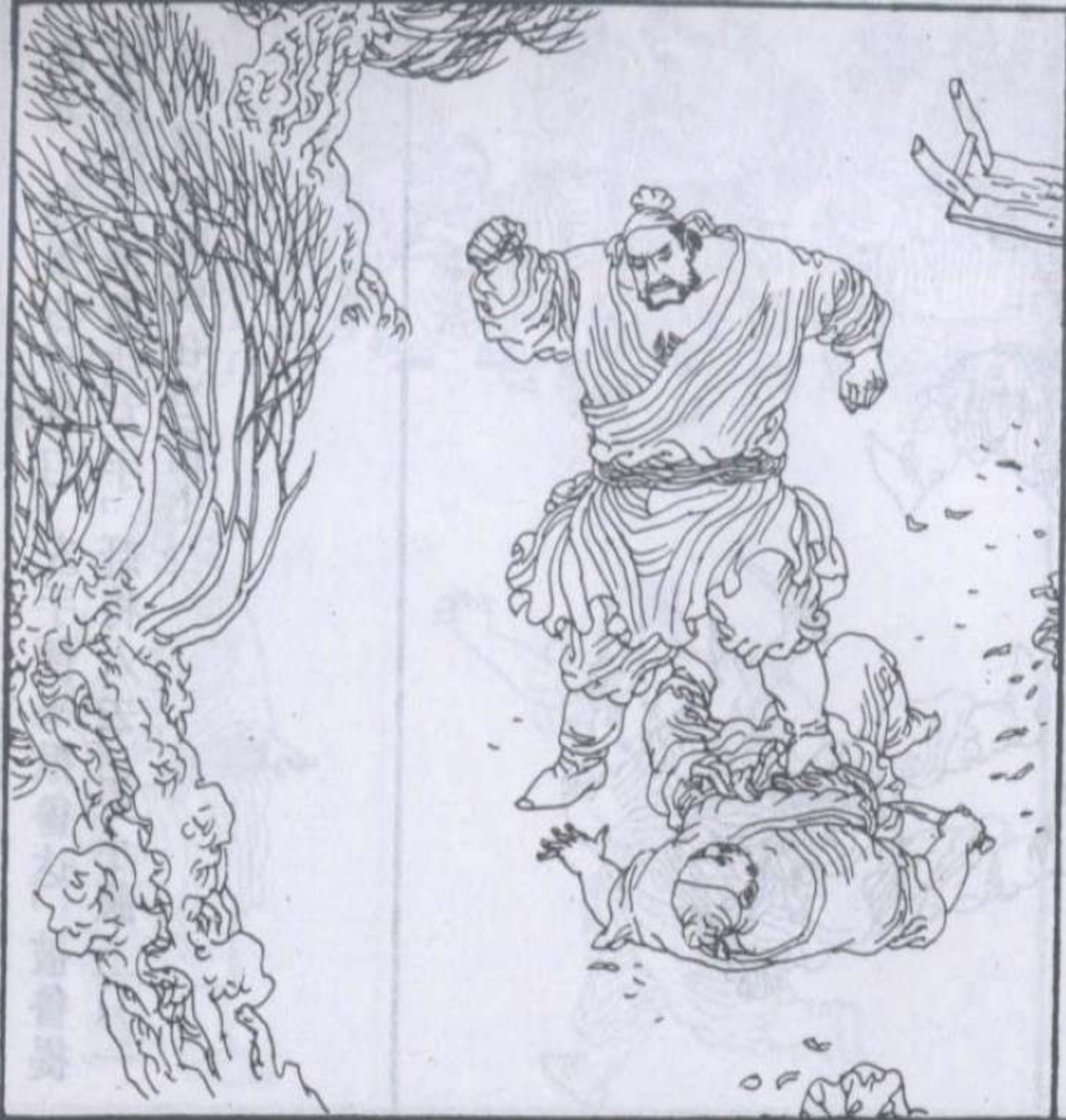
四八 郑屠大怒，一把无明火从脚底一直冲到顶门，哪里按捺得住，从肉案上抢了一把剔骨尖刀，托地跳将出来。那鲁提辖早拔步立在当街上。众邻并十来个伙计，哪个敢向前来劝。两边过路的人都住了脚，那店小二也惊得呆了。



四九 郑屠右手拿刀，左手便来揪鲁达，被鲁提辖就势一把抓住左手，赶将人去，望小腹上只一脚，腾地踢倒在当街上。



五〇 鲁达一步跨过去，踏住郑屠胸脯，挥着醋钵儿大小拳头，看着郑屠道：「洒家始投老种经略相公，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，也不枉了叫做「镇关西」！你这卖肉的屠户，狗一般的人，也配叫「镇关西」！你如何强骗了金翠莲？」



五一 鲁达说着，扑地一拳，正打在郑屠鼻子上，打得鲜血进流，鼻子歪在半边，好似开了个油酱铺：咸的、酸的、辣的，一发都滚出来。



五二 郑屠挣扎不起来，那把尖刀也丢在一边，口里只叫：『打得好！』鲁达骂道：『你还敢应口！』提起拳头，对准眼眶际只一拳，打得眼棱缝裂，乌珠进出，也似开了个彩帛铺：红的、黑的、紫的，都绽将出来。



五三 两边看的人惧怕鲁提辖，谁敢向前来劝？郑屠挡不过，连声讨饶。鲁达喝道：「呸！你这个破落户！若是和俺硬到底，洒家倒饶了你！你如何对俺讨饶，洒家偏不饶你！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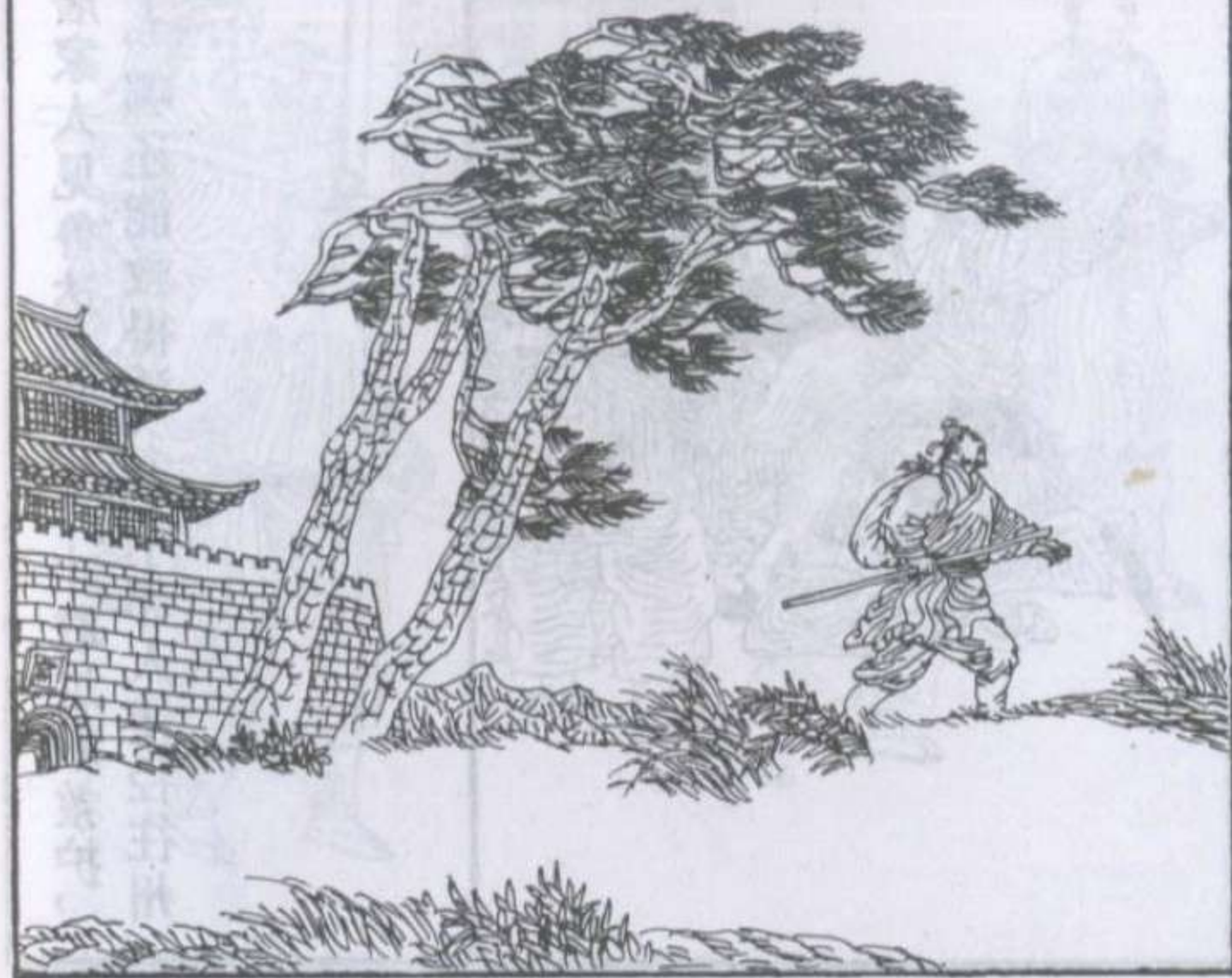
五四 说着，又是一拳，正打在太阳穴上，却似做了个全堂水陆道场：磬儿、儿、铙儿，一齐响。



五五 鲁达看时，只见郑屠直挺在地上，口里只有出的气，没了人的气，动弹不得，便假意道：『你这厮装死，洒家再打！』



五七 回到下处，鲁达急急打点了些衣服盘缠，
细软银两，提了条齐眉短棍，奔出南门，一道烟
走了。



辭書外
味早曰
正八

聯鳳家大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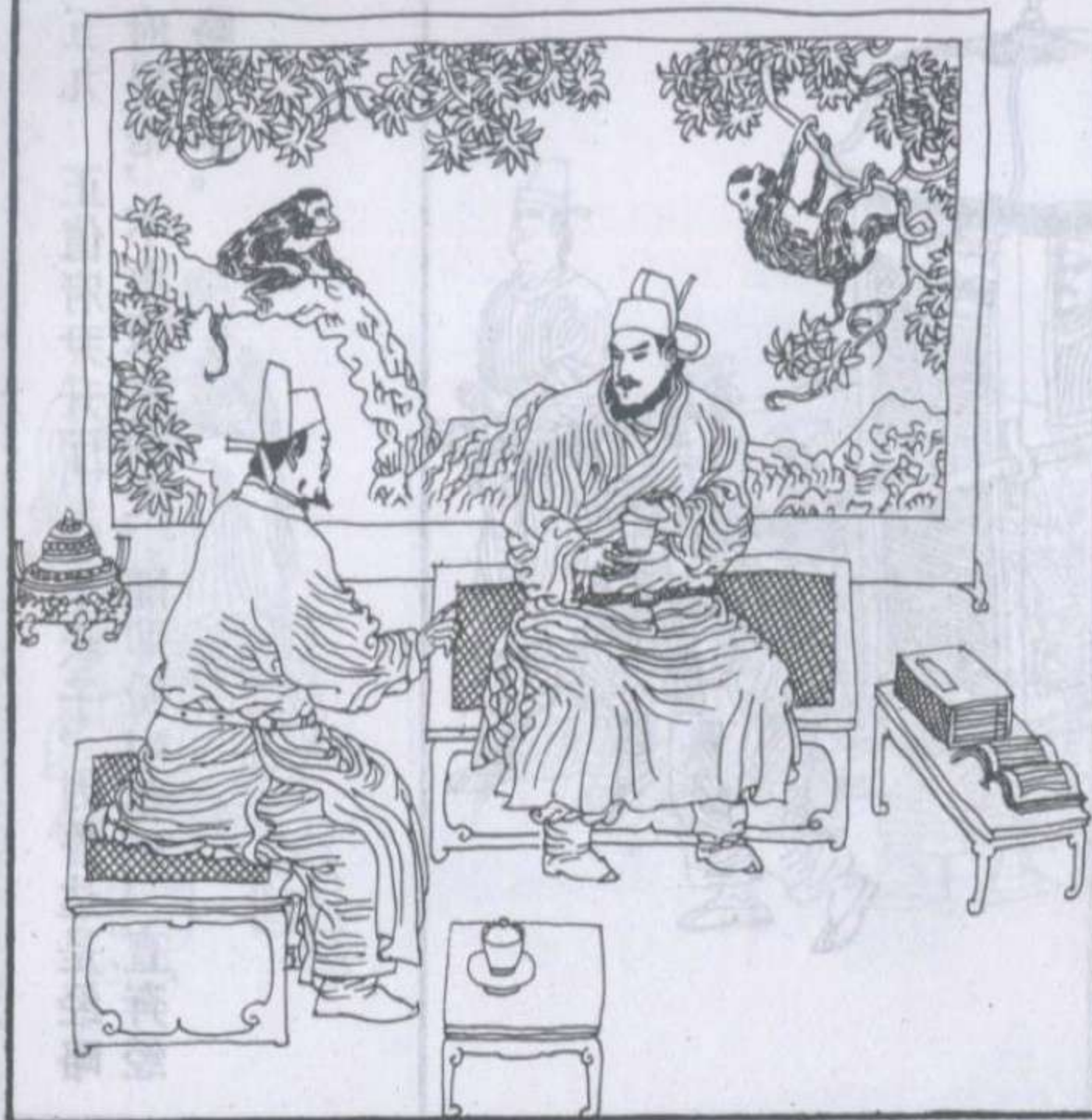
五八 郑屠家人见鲁达走了，方才敢过来救护，却早已死了，哪还能救得活。老小邻人便径往州衙告状。



五九 正值府尹升厅，看了状子，因鲁达是经略府提辖，不敢擅自捕捉，随即吩咐备轿，直奔经略府来。



六〇 到了府前下轿，请门上军士通报。经略叫请到厅上相见。府尹稟道：『好教相公得知：府中提辖鲁达，无故用拳打死市上郑屠。因不曾稟过相公，不敢擅自捉拿凶手。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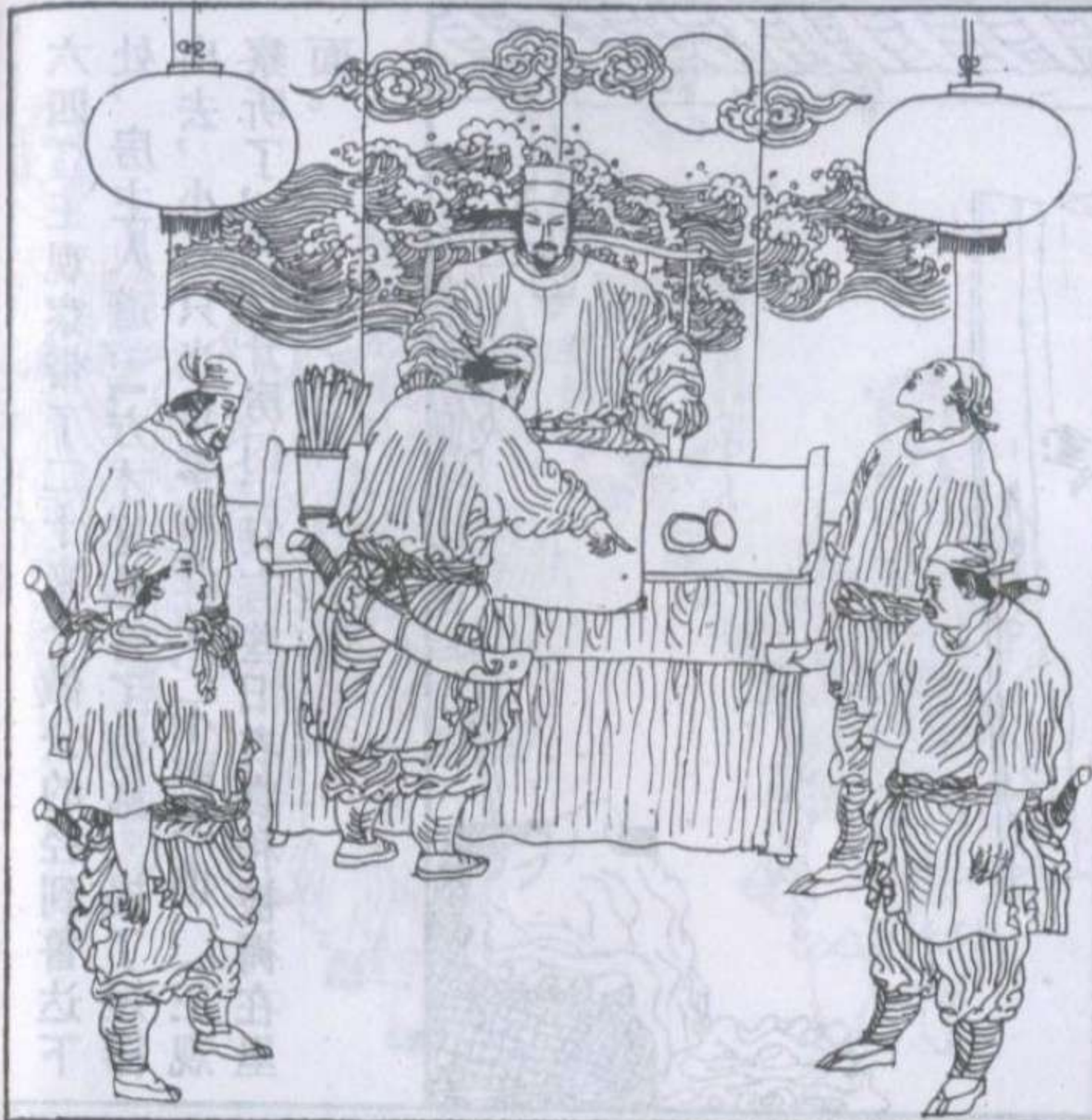
六一 经略听说，吃了一惊，寻思道：『这鲁达虽好武艺，只是性格粗卤。今番做出人命事，俺如何护得短？只得由他去推问。』便道：『这鲁达原是我父亲处军官，拨来这里做个提辖，你问明后，须禀明我父亲，方可决断。』



六二 府尹道：『下官问了情由，理应申禀老经略相公知道，方敢断遣。』说完，辞了经略相公出来，到府前上了轿。



六三 回到州衙，升厅坐下，便唤当日缉捕使臣王观察押下文书，捉拿犯人鲁达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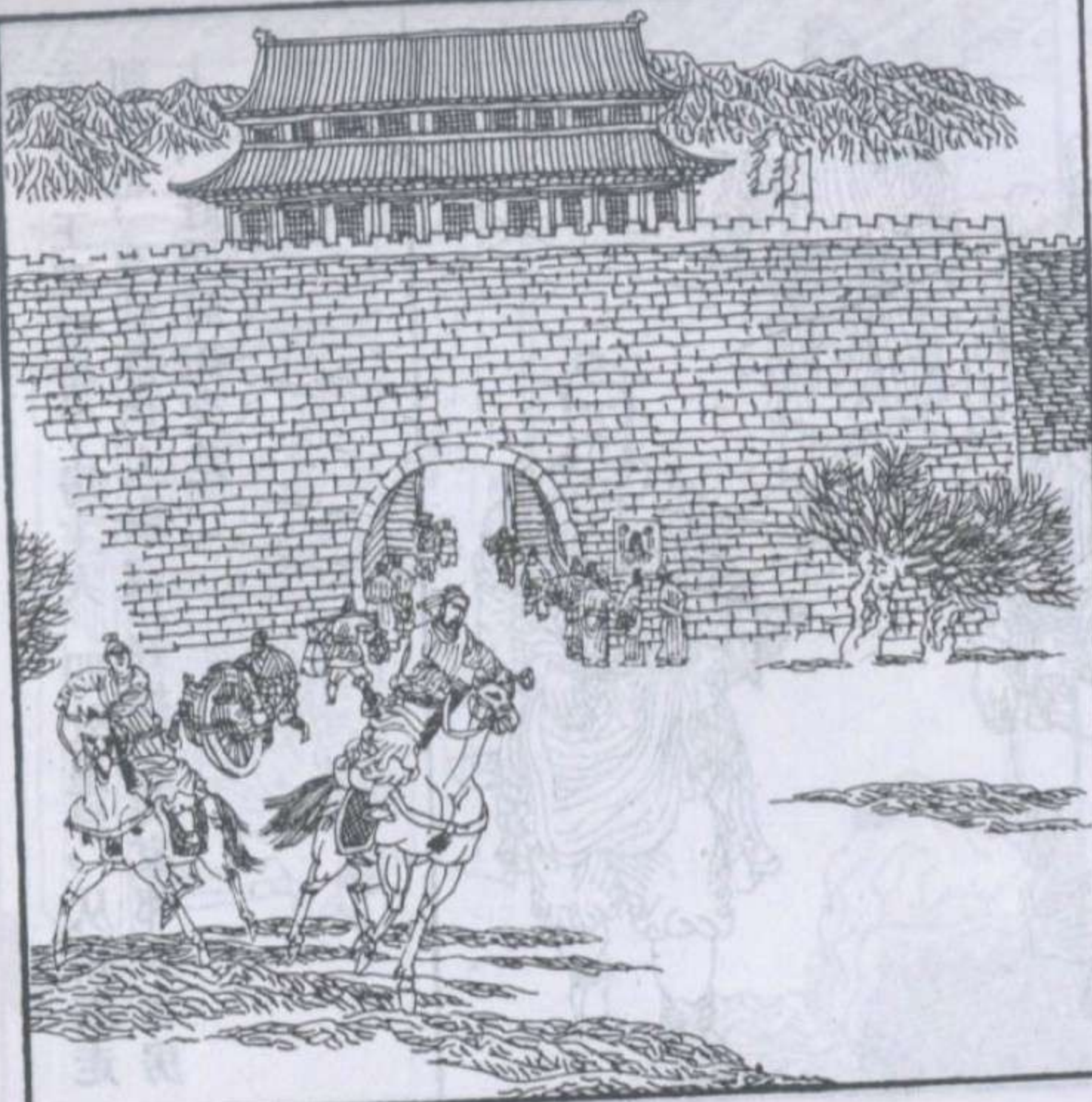
六四 王观察带了二十来个做公的径到鲁达下处，房主人道：『方才见他背了包裹，提了短棒出去，小人只当是奉着差使，不敢问他。』王观察听了，教打开房门，只有些旧衣裳和被褥在里面。



六五 王观察带了房主人，四处追寻，从州南走到州北，不见鲁达人影，只好捉了两家邻人和房主人，赶回府衙交差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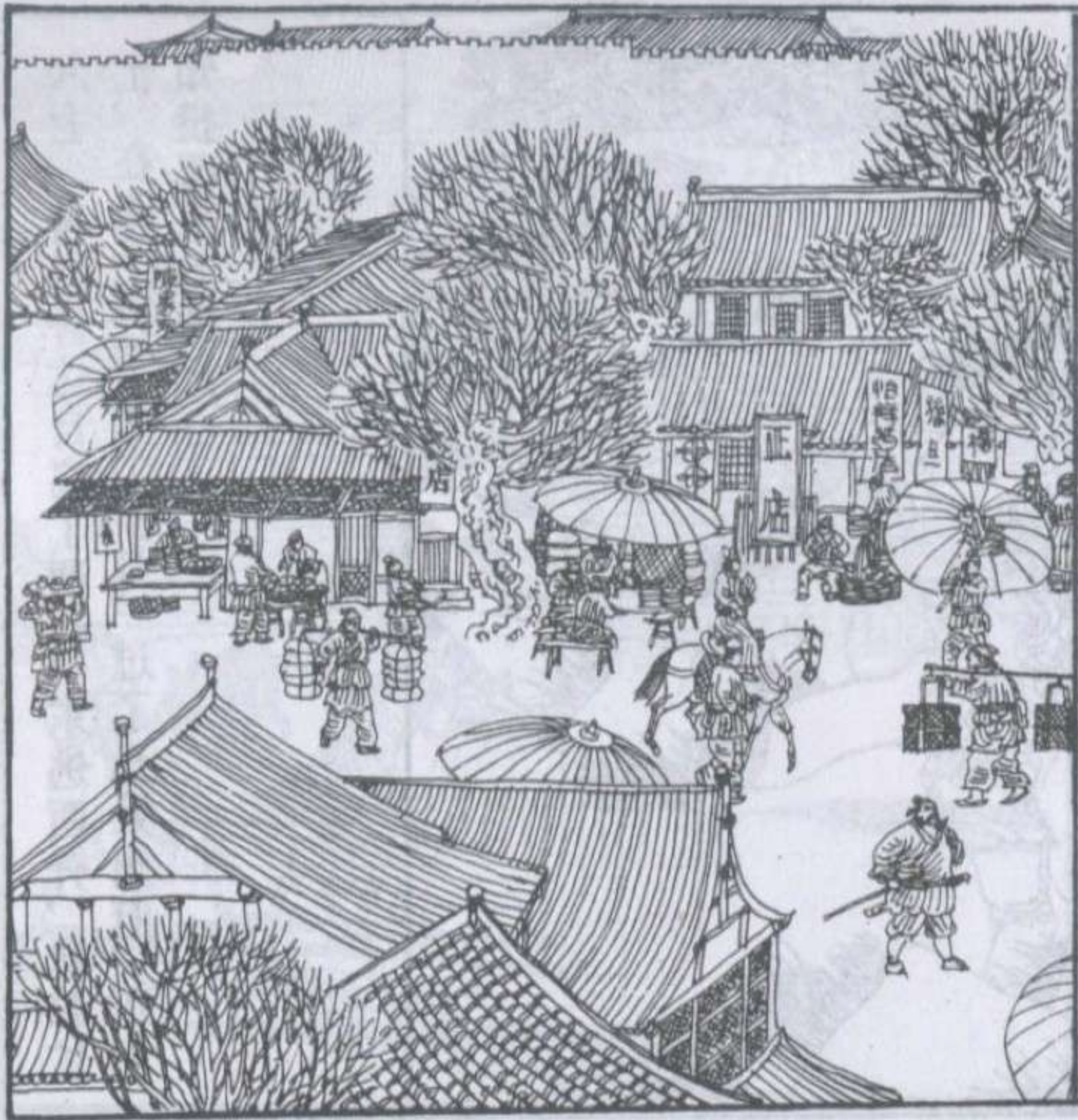
六六 府尹见说，一面将房主人等暂且监下，一面开了个海捕急递文书，出赏钱一千贯，到处张贴，各路追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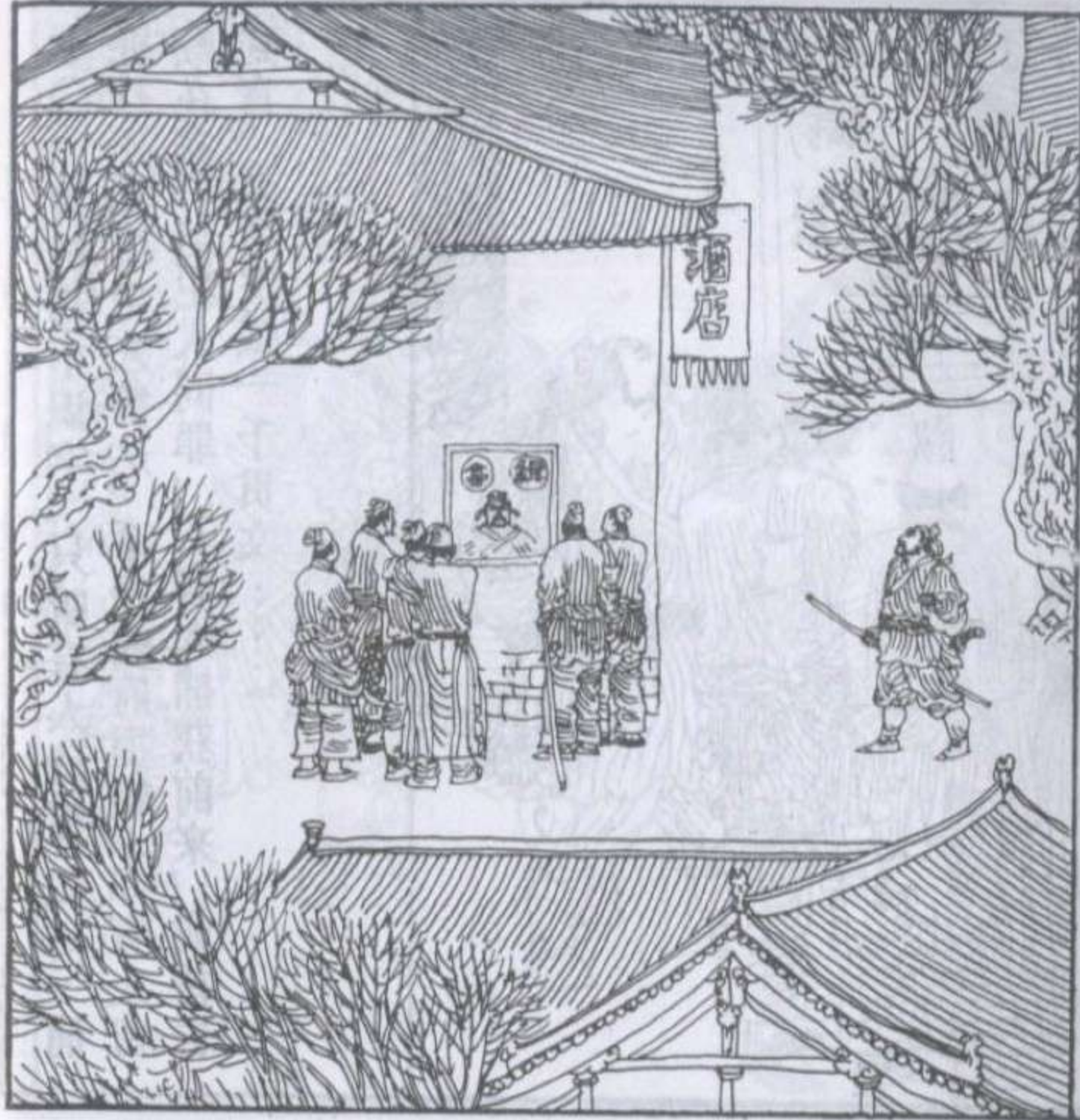
六七 再说鲁达自离了渭州，东逃西奔，急急忙忙，在路上行了半个多月，过了几处州府，正不知投哪里去的好。



六八 这一日，走到代州雁门县，进得城来，但见人烟凑集，车马骈驰，市井热闹，虽然是个县治，却胜如州府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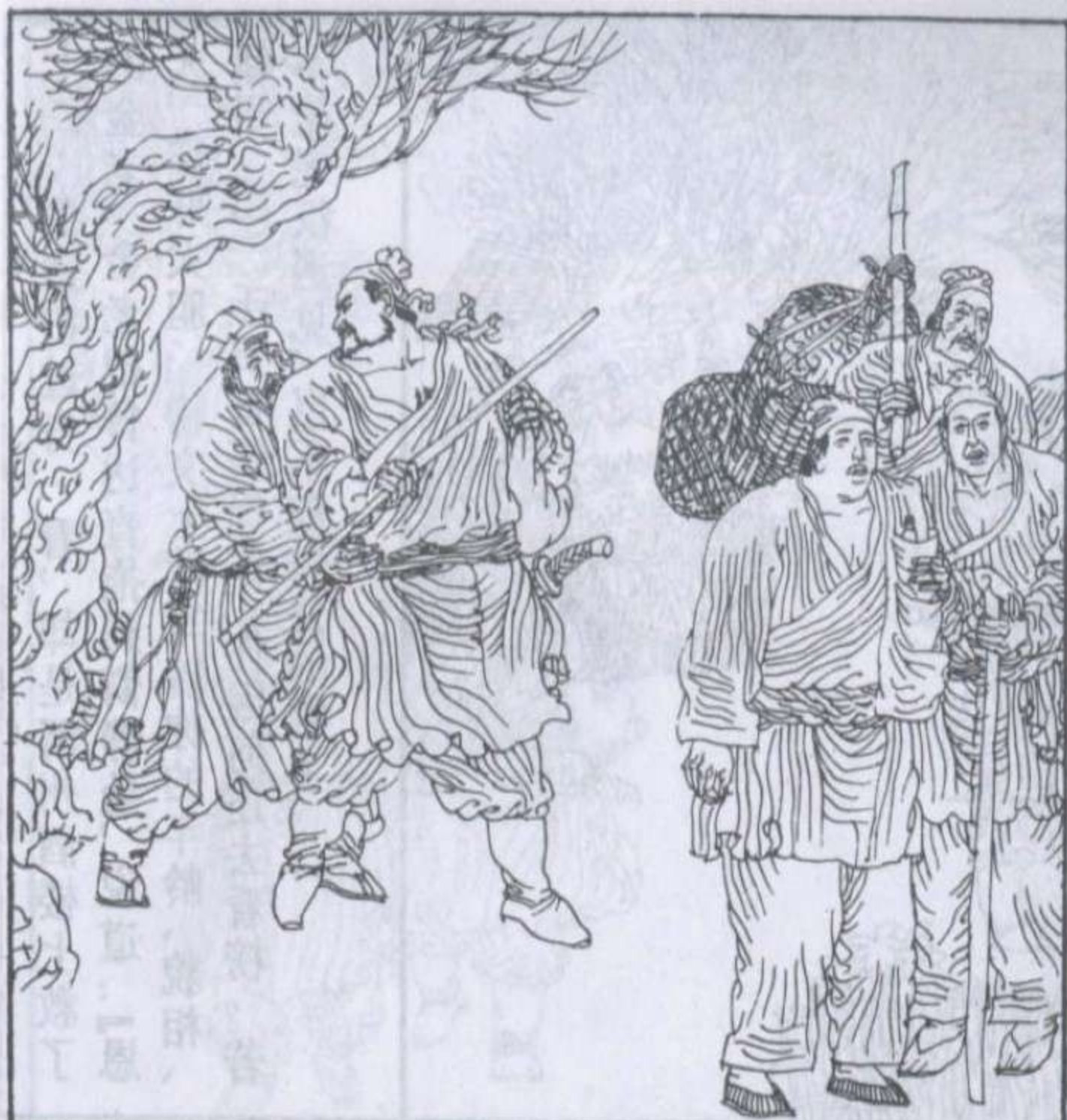
六九 正行之间，却见十字街口，有一群人围着看榜。鲁达看见人头济济，便也走了过去。



七〇 鲁达却不识字，只听有人读道：『……捕
捉打死郑屠犯人鲁达，系经略府提辖。如有人留
藏在家，与犯人同罪；若有人捕获前来，或首告
到官，支給赏钱一千贯文……』



七一 鲁达听到这里，只听背后有一人大叫道：『张大哥，你如何在这里？』拦腰抱住，扯离了十字路口。



七二 鲁达扭过身一看，却是渭州酒楼上救了的金老。金老把鲁达直拖到僻静处，说道：『恩人，你好大胆！榜文上明写着你的年龄、貌相、籍贯，出一千贯赏钱捉你，你因何还去看榜？若不是老汉遇见，岂不被做公的拿了？』



七三 鲁达便把那日分手后，到状元桥三拳打死郑屠的事说了一遍。又问金老，为何在这里。金老道：『本想回东京去，途中碰上一个东京的旧邻，做起了买卖。现女儿做了本地赵员外的外宅，衣食丰足，都出于恩人。』



七四 两人行不到半里，来到金老家里。金老揭帘叫道：『我儿，大恩人在此。』金翠莲闻声，慌忙出来迎接。



七五 当下，金翠莲请鲁达居中坐了，插烛也似地便拜。一面拜，一面说道：『若非恩人相救，怎能够有今日！』



七六 拜罢，翠莲请鲁达上楼去坐。鲁达道：『不用了，洒家便要去。』金老道：『恩人既到这里，如何肯放你便去。』便拿了鲁达杆棒、包裹，请鲁达上楼。



七七 鲁达到楼上坐定，金老便端上茶来，又吩咐小厮丫环准备酒菜。不一会儿，便摆上桌来。父女二人，轮番把盏。



七八 斟完酒，金老倒地便拜。鲁达慌忙将他扶起：『老人家如何这般下礼，折杀俺了！』金老道：『自到这里，便写下红纸牌儿，旦夕一柱香。今日恩人亲身到此，如何不拜！』鲁达道：『却也难得你这片心。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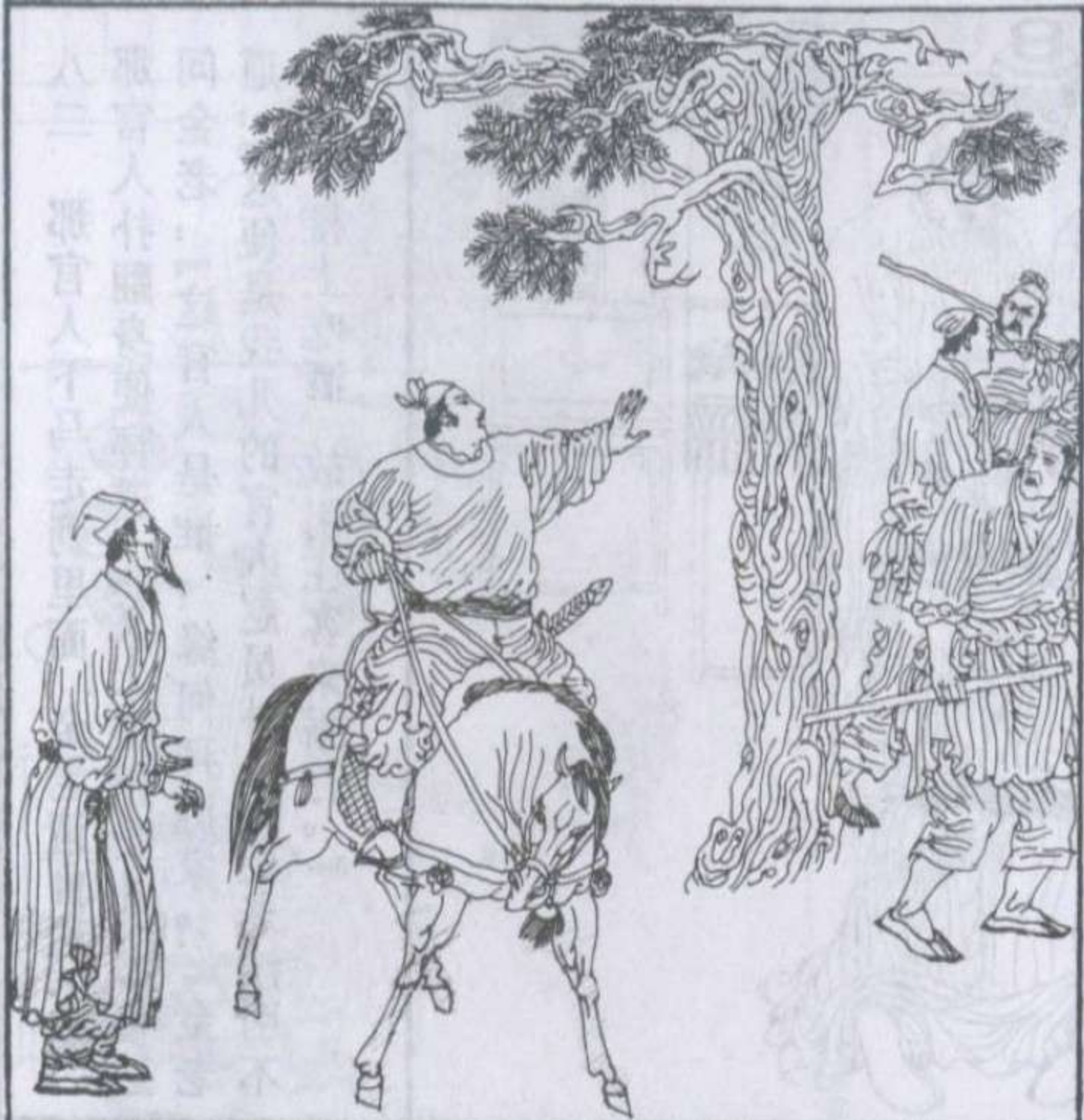
七九 三人慢慢地饮酒。将及天晚，只听得楼下
械声银铛，人声闹嚷。鲁提辖开窗看时，只见楼
下二三十人，各执白木棍棒，其中一个人骑在马
上，口里大喝道：『休教走了这贼！』



八〇 鲁达见状，只道是来拿他的，拿起凳子，要从楼上打将下去。金老连忙摇手叫道：『都不要动手，待老汉下去说明。』



八一 金老抢下楼去，走到那骑马的官人身边，说了几句话。那官人笑起来，便喝散那三二十人，各自去了。



八二 那官人下马走到里面，金老请鲁达下来。那官人扑翻身便拜道：『义士提辖受礼。』鲁达问金老：『这官人是谁？缘何拜洒家？』金老道：『这便是我儿的官人赵员外。因疑老汉引不良弟子楼上吃酒，故引庄客来厮打。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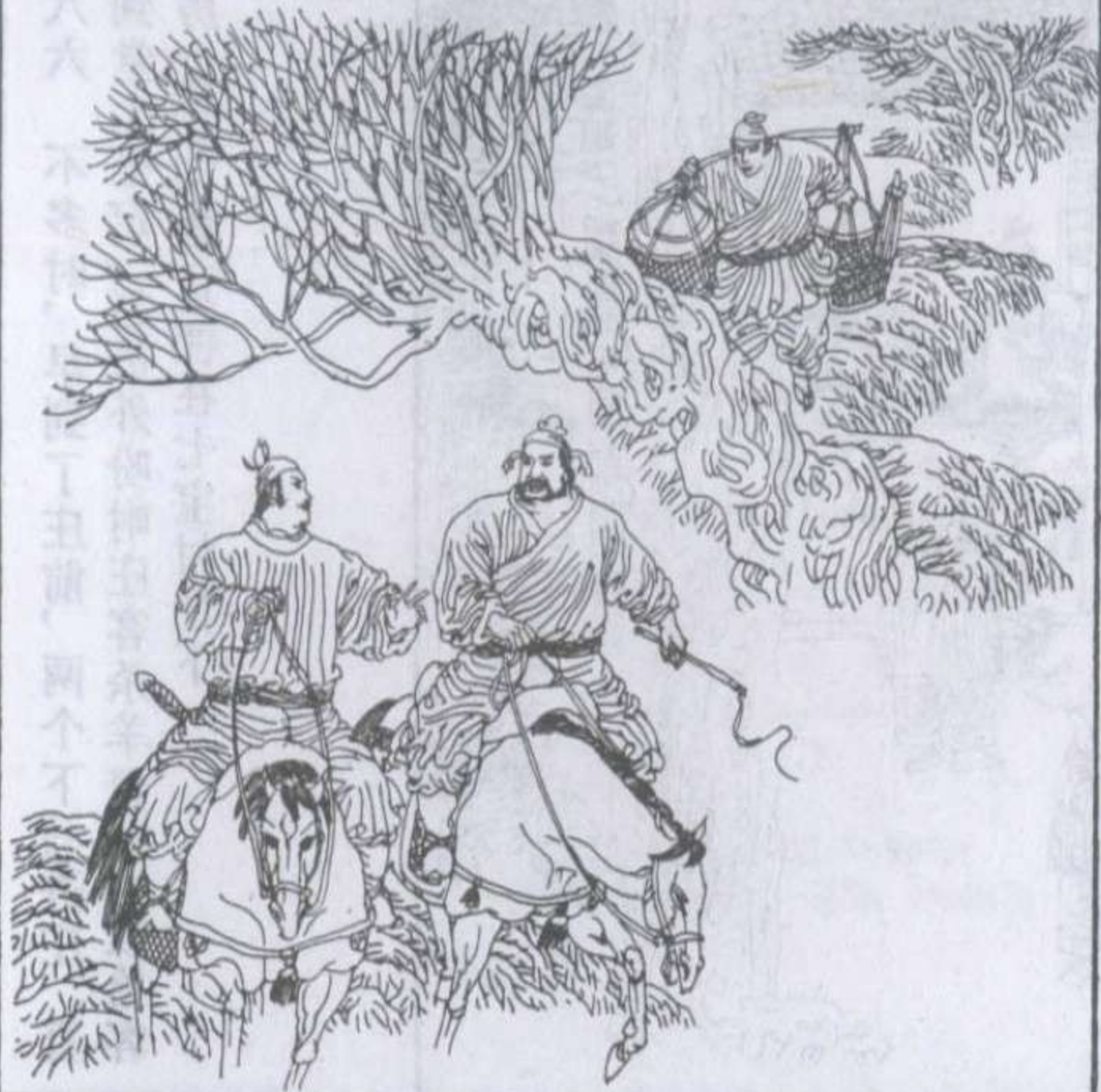
八三 鲁达道：『原来如此。』赵员外请鲁达上楼坐了，重整杯盘。员外道：『小子多闻提辖豪杰，今日天赐相见，实为万幸。』鲁达道：『洒家是个粗卤汉子，又犯了死罪，若蒙员外不弃，但有用着洒家处，便与你去。』赵员外大喜。



八四 次日天明，赵员外道：『此处恐不稳便，欲请提辖到敝庄住几日。』鲁达问：『贵庄在何处？』员外道：『离此十多里路，地名七宝村的便是。』鲁达点头道：『最好。』



八五 员外便请鲁达上马，叫庄客挑了行李，相辞了金老父女。两个并马而行，说些闲话，投七宝村来。



八六 不多时，早到了庄前，两个下马进庄，直
到堂上坐定。赵员外吩咐庄客杀羊置酒，收拾客
房。自此，鲁达便在七宝村住下。

